

## 孤独的写作和文革记忆叙述：

### 从行村哲的《孤独的咒语》谈起

徐 贲

彻底的孤独写作不是指一个人独自坐在书桌前写作，而是指在完全明白作品绝无发表可能的状况下继续写作。这样的孤独写作简直就是一个悖论。在绝对的孤独中，写作者对自己说，他是纯粹在为自己写作。但是，写作本身却又是一种试图突破这种孤独的行为，他至少要对他自己和对亲近者说话。孤独的写作者可以承受孤独，但却极其畏惧虚无。他把真实的思想结果记录下来，为的是不让它随着生命的逝去和谎言的遮掩而消失到永恒的虚无中去。他因为比一般人畏惧虚无，所以才愿意承受一般人所不愿意承受的孤独来写作。写作是他对抗虚无和外部世界无视他存在的一种生命方式。为了保存真实的思想，他必须对抗谎言，在一个充斥着谎言的世界里，坚守真实本身就是孤独的。孤独是他必须为真实付出的代价，孤独的写作因此成为他的志业。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社会的动物，这句话对孤独的写作者也是适用的。即使是完全为自己写作的人，也同样感受到要有读者的需要。我并不认识行村哲先生，当他通过电子邮件与我联系，说是想让我阅读他的《孤独的咒语》时，我感觉到他挑选了我当他的读者，是为了找一个对抗虚无的同盟者。我所不知道的是他是想找一个喜爱他作品的读者，还是想找一个能理解他写作的读者。

#### 一、写作的志业和两种读者

“第一种读者”（喜爱他的作品）和“第二种读者”（认同他的写作的志业）是有区别的，有时候会合而为一，但有时候却始终相互分离。我们可能直接喜爱一个作家的文字、情调、意趣、人物或故事，而未必理解他的写作动机或者认同他的写作目的。我们也可能认同一个写作者的动机，而对他的作品有保留的看法。在阅读《孤独的咒语》时，我觉得自己只是充当了一个“第二种读者”。行村哲先生在把文稿寄给我之前，先告知我了一些他在文革中的经历，尤其是他在牢狱中度过了10年，说有一部记录自己经历的作品，问是否可以请我读一读。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是一部纪实作品，因此我立刻答复说：行。但是，后来我发觉读到的并不是我所期待的那种纪实作品。我的感觉是，作品中似乎有太多虚构的东西，正如行村哲先生后来向我说明的，这是一部“纪实小说”。

行村哲先生还对我说，他想知道我对这部作品的想法。虽然我认同他的写作目的，但是，在阅读的过程中，同时作为这部作品的两个不同读者，我的感觉是分裂的。而且，我越是认可它的写作目的，越是理解它写作的艰辛，就越是希望它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以另一种更合乎纪实目的性的写作样式来完成的作品。

我为此给行村哲先生打过一个电话，告诉他我的想法。我对他说，读了他的自我介绍之后，我对他的作品便有了一种期待，我期待这是一部纪实的幸存作品。结果我读到的是一部“小说”，而且是一部有意用技巧和手法来取胜的小说。虽然我并不怀疑书中情节、人物的真实性，但我觉得作者以幸存者的身份说了许多别人的故事，而没有集中地说出他自己的故事，没有让他自己的经历和